

語絲

期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大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魯迅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分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峯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并且再三歎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并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沈重起來的時候大概是在清朝。凡看一部縣志，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鐘」「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嘆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

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迹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彷彿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為天子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面。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却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託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

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削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却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胆的破壞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

本 期 目 錄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魯迅
Baudelaire 散文詩鈔	張定璜
談目連戲	開明
晚道上	素園
淨觀	子榮
幼小者的死	幽石
十字街頭的塔	開明
給蜂鳴	李淑良

是乎儼然成爲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臺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離敵，因爲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瘋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于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却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獵狗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州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著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志，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里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麼？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

雷峯塔碑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于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却難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峯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却不過一塊碑，這碑，將來又將爲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爲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峯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峯塔，日日偷挖中華民族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爲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并不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爲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Baudelaire 散文詩鈔 張定璜譯

鏡子

一個可怕的人走進來，對着鏡子。
「幹嗎你照鏡子，既然你在那裏面瞧見你自己免不掉要不高興？」

可怕的人回答我：「先生，依據一七八九年不朽的原則，凡是人都有平等的權利；所以我有自己照鏡子的權利；至于高興不高興，那只是我心裏的事。」
從常識說來，我一定是對的；但是，從法律上看來，他是不错的。

那一個是真的？

我認識過一個Benedicta。伊用理想裝滿了這空間，人們從伊眼睛裏感受到對於偉大，美，榮譽，以及一切致令我們相信不朽的東西的慾望。

但這個神奇的女孩子因爲太美了，不能久活；因此我認識伊之後，沒幾天伊就死了，當着青春正在墓地裏散布芳香的那一天，我親手把伊葬了。我親手把伊放在一個和印度棺箱一

般香的，堅牢的木棺裏葬了。

我眼睛還在注視着埋了我的寶貝的那塊地方，忽然間我看見了一個活像死者的小人，帶着一副癡癩的奇怪的狂暴神氣，站在那塊新鮮的土面上，猶笑的說：「是我，我是真正的 Benedicis！我是一個有名的壞東西！因為你的獸優和你的盲目，我現在罰你來愛我，這個現實的我！」

但是我生氣了，我回答伊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因為要格外表示我的拒絕，不提防一下子在地上跳的太使遠了，致令我的脚，一直到膝蓋邊，竟陷進那個新墳裏面去了，於是像一匹狼掉在坑裏似的，我至今，恐怕永久也是如此罷，被拴在那理想的墓上。

臆子

從外面透過一個開着的臆子照的人決沒有瞧一個閉着的臆子的人見的東西多。世上再也沒有比一枝蠟燭照着的臆子更玄深，更神祕，更豐饒，更憂鬱，更眩惑的東西了。凡是我們能在陽光裏看見的東西，比起在一塊玻璃後而經過的東西來，總是欠少趣味。在那個黑暗或輝煌的洞裏面，人生生活着，人生醉夢着，人生苦惱着。

在屋頂作成的波濤的彼岸，我可以看見一個中年皺臉的貧婦，老勾着身子不知道作些什麼，從來不走出去。從伊的面貌裏，從伊的衣服裏，從伊的姿態裏，差不多不從什麼東西裏，我構成了那個女人的歷史，或者不如說伊的故事罷——有時候我流着眼淚把那個故事講了給我自己聽。

假使那是一個老年男子，我也可以一樣容易的把他的構成起來。

于是我去睡覺，自己覺得得意，因為自己在別人裏面生活了苦惱了。

也許你要說：「你信得過那個故事是真的麼？」那又有什麼關係，管他在我自己以外的現實是什麼，只要他幫助了我生活，幫助了我感覺到我的存在和我自己是什麼東西？

月兒的恩惠

月兒，輕狂的化身，當着你睡在搖床裏的時候從臆子外望進來，內心裏說：「這個孩子我喜歡。」

于是伊從伊的雲梯上姍姍的降下來，由那玻璃中間經過，一聲也不作。然後帶着一種作母親的溫柔慈愛伊在你上面躺下，把伊的顏色放置在你的臉上。從此所以你的瞳孔碧綠，你的雙頰異常蒼白。自從你見了這個訪客以來，你的眼睛便那樣奇怪的張大；並且伊那樣溫柔的把你的手子抱住了，使你從此長久存着流淚的願望。

那時候，在伊的歡樂的怒潮裏邊，月兒好像燐氣似的，好像毒光似的，把你全屋子填滿；這全個兒的活光一面想着，一面說：「你將永遠受我接吻的支使。你將和我一般兒美。你

將愛我所愛的，你將愛愛我的：水，雲，沈默，和夜；廣大無垠的碧海；無一定的形態而有千形萬態的水；你沒到過的境界；你不認識的愛人；妖怪的花；迷魂的薰香；暈倒在鋼琴上，發出枯乾而柔軟的聲音，像女人一般呻吟的貓！

「你將為我的愛人們所愛，為諂媚我的人們所諂媚。你將來作碧眼男兒，也會經我在夜間的溫存裏擁抱過預子的碧眼男兒的女后；愛海，愛廣大無垠，怒濤澎湃的碧海，愛無一定的形態而有千形萬態的水，愛沒到過的境界，愛不認識的女子，愛那像一種未知的宗教的香火似的鬼怪的花，愛那惑亂意志的芳香，愛那野蠻謠佚，可以代表他們的愚蠢的禽獸——你將作愛一切這些東西的男兒們的女后。」

就因為這個緣故，被詛咒了的親愛的驕兒呵，所以我現在躺在你腳跟前，想在你全身裏找出那可怕的女神的，那定命的神母的，那世界上一切瘋狂人的毒奶媽的背影。

狗和罐子

「我的美狗，我的好狗，我的寶貝狗，來，來聞聞從城裏頭頂好的香貨店裏買來的道地的香味兒。」

搖搖他的尾巴——我以為那是這可憐的畜生代表歡笑的記號——走近來，好奇的把他那個濕鼻子放在那打開了的罐子口上；不一會兒，嚇得往後一退，他就帶怒罵的樣子向着我

叫喚起來了。

「啊，沒出息的狗，如果我給了你一包糞，你大概就會歡天喜地的聞了他。並且或者吞光了他罷。所以連你，我困苦的生涯裏無用的伴侶，連你也像一般的民衆了；人家決不可以把微妙的芳香送給你們，因為那太刺激了，只可以送精選的污糞。」

談「目連戲」

開明

吾鄉有一種民衆戲劇，名「目連戲」，或稱曰「目連救母」。每到夏天，城坊鄉村醮資演戲，以敬鬼神，禳災厲，併以自娛樂。所演之戲有徽班，亂彈高調等本地班；有「大戲」，有目連戲。末後一種為純民衆的，所演只有一齣戲，即「目連救母」，所用言語係道地土話，所著服裝皆極簡陋陳舊，故俗語稱衣冠不整為「目連行頭」(Molien-shangden)；演戲的人皆非職業的優伶，大抵係水村的農夫，也有木工瓦匠肩子轎夫之流混雜其中，臨時組織成班，到了秋風起時，便即解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十丈弟子之一的大目健連在民間通稱云富羅蔔。據翻譯名義集目健連，「淨名疏云，文殊問經翻「萊从根」，父母好食，以標子名。」可見鄉下人的話也有典據，不可輕侮。富羅蔔的母親說是姓劉，所以稱作「劉氏」。劉氏不信佛法，用狗肉餵首齋僧，死時被五管鑿叉擄去，落了地獄，後來經目連用盡方法，纔把她救出

來，這本戲也就完結。計自傍晚做起，直到次日天明，雖然夏夜很短，也有八九小時，所做的便是這一件事；除首尾以外，其中十分七八却是演一場場的滑稽事情，算是目連一路的所見，看衆所最感興趣者恐怕也是這一部分。鄉間的人常喜講「外辭」(俗云 *soe kwai*) 及「冷語」(*soe kwai*)，可以說是「目連趣味」的餘流。

這些場面中有名的，有「背瘋婦」，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別著一老人頭，飾為老翁背其病媳而行。有「泥水作打牆」，瓦匠終于把自己封進牆裏去。有「口口挑水」，訴說道，

「當初說好的是十六文一担，後來不知怎樣一弄，變成了一文十六担。」所以挑了一天只有三文錢的工資。有「張蠻打爹」，張蠻的爹被打，對衆說道，

「從前我們打爹的時候，爹逃了就算了。現在呢，爹逃了還是追着要打！」這正是常見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兩句話的最妙的通俗解釋。又有人走進富室廳堂裏，見所掛堂幅高聲念道，

『太陽起紅洲洲，
新婦溲浴公來張。
公公唉，甯來張；
婆婆也有哼！』

(Thaayang tsehchir wungbarngbang,

Hsingvur hunyoh kong letzang;

“Kongkong she, forng letzang;

Borbo yar yar hang!”)

唔，「唐伯虎題」！高雅，高雅！這些滑稽當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壯健的，與士流之扭捏的不同，這可以說是民衆的滑稽趣味的特色。我們如從頭至尾的看目連戲一遍，可以了解不少的民間趣味和思想，這雖然是原始的為多，但實在是國民性的一斑，在我們的趣味思想上并不是絕無關係，所以我們知道一點也很有益處。

還有一層，在我所知道的範圍以內，這是中國現存的唯一的宗教劇。因為目連戲的使人喜看的地方雖是其中的許多滑稽的場面，全本的目的却顯然是表揚佛法，仔細想起來說是水陸道場或道士的「煉度」的一種戲劇化也不為過。我們不知道在印度有無這種戲劇的宗教儀式，或者是在中國發生的國貨也未可知，總之不愧為宗教劇之一樣，是很可注意的。滑稽分劇(Interlude)狂言(Kyogen)的發生一樣，也如僧道作法事時之唱生日小戲同一情形罷。

可惜我十四歲時離開故鄉，最近看見目連戲也已在二十年前，而且又只看了一小部分，所以記憶不清了。倘有篤志的學會，應該趁此刻舊風俗還未消滅的時期，資遣熟悉情形的人去調查一回，把脚本紀錄下來，於學術方面當不無裨益。英國弗來則(Frazer)博士竭力提倡研究野蠻生活，以為南北極探險等還可稍緩，因為那里的冰反正不見得就會融化。中國的蒙藏回苗各族生活固然大值得研究，就是本族裏

也很多可以研究的東西，或者可以說還沒有東西曾經好好的整理研究過，現在只等研究的人了。

晚道上

素園

訪俄詩人特列捷闊夫以後

的確，當我從俄國兵營出來時候，我的心是淒涼極了：只覺有種說不出的寒戰，悲哀，失望緊壓了我；東交民巷的狹夾道，當我兩眼倦懶欲一合攏的時候，也祇不過恰似荒原中的一座墳地罷了。

★ ★ ★

今天下午四點半鐘，是我和特列捷闊夫先生約定會談的時候。我知道，他所以希望而且熱望我到他那去，並不是爲着別的，只因爲他曾向我說過，中國人知道俄文的太少了；就是知道，然而想研究俄國文學或者某種科學的，更是不多。

呵，呵，我的心是淒涼極了，因爲我的俄文並不好。當我初到他家——俄國兵營——的時候，他不在屋。他的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出來招待我。據她說，她的父親不久從外面便要回來……接着又說中國戲園她沒到過，雖說她也曾在哈爾濱住了有三個多月。我說：『中國戲園不好，你可以不用去。』她便笑將起來：『你是中國人，你覺不好的，或者我會很喜歡呢』……之後，她連忙跑到隔壁一間小屋裏，拿出一本雜誌給我，說這是從俄國新寄

來的，並將她父親做的詩，指給我瞧。『怒號吧，支那！』這是詩的總名。我叫她講給我聽，她忙跪到小書桌旁地板上面，開始解釋，只不過其間她也有許多認不得的字罷了。然而這樣，時光却在無意之中輕輕的過去。

不久，她的父親轉回來，於是我倆便談講了一會他自己所作的詩。隨後我提到小說月報十四卷第七號上曾載有耿君譯的布留索夫（按此人名，耿譯爲布利烏沙夫，經特列捷闊夫指正，我才曉得是他。）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及關於他的話。他便說該文他已讀過，很有意思，不過作文章的人，兩月以前已死去了。他問我中國現在怎樣，我僅以那特松詩人的心中的半句話：『悲慘的時代，』作了回答。（今時見於愛羅先河講演現代問題。周作人先生譯，）他的意思，以爲我們要得努力，要得創作，要得迅速的建設一切；然而我却微笑默然無語之後，過了好久，夜色更加濃重了，我便起身告辭。他送我到門口，幾番叮咛，叫我無論如何，要得多上他那去。我知道，我親切的知道，他，新俄的詩人，並沒有我們之所謂淒涼的心情，這是從他的言語行動種種上面可以看得出來的；然而他却對我——一個不大懂俄文的人——這樣親切誠懇的招待，或者也許是在沙漠似的國度裏感到了應有的通常寂寞了吧？

★ ★ ★

陰黑的道上，一陣清微的小風吹過，我的淚再也忍不住了。

過去，現在，一切只在失望的吞蝕裏邊。江南A城，幾年前曾經留過奮鬥足跡過的我，此刻也不過好像久別的遼遠的故人似的，模糊隱現到腦海上來。松花江上，欲墜的月遙映江水翻波，那個時候曾被鬚匪迫逐於荒天戰地斷橋野站之間的我，此刻想起，彷彿是在夢中似的。呵，呵，年青的力，你竟消逝了麼？你竟這般和我決絕的遙別了麼？……

在這思潮未曾平息之前，新的思潮又湧將上來，伊爾古次克風雪中的焦黃的瘋友的臉和逃往古廟未久便死去然而直到此刻消息仍未明的哥哥的音容……這些真令我驚慄，真令我覺得全宇宙彷彿在顫動着似的，淚是早沒有了。

然而緊接着這，特列捷闊夫先生年青少壯努力熱進的神情，和對我——一個不大懂俄文的人——異常誠懇邀請的笑容，又出現到腦海。我這時候真感覺到，所謂數千年文明古老之邦，只不過是一塊可憐無際涯的荒涼的遼闊的原野吧了，在這原野上面，所有棲息着的人們，大半哭笑都不成聲，而且也并不感到命運就死的悲哀和可怕，——我便是其中一個，——這真有些令人奇異了。我想假如以距離死期的遠近算起，我確是一位已經衰朽到快入墓地的老人，然而他——特列捷闊夫先生，實際雖比我歲數要大，然而却正復年青呢……

★ ★ ★

暗淡的星，靜息在天空上面；溝沿那面的車聲，猛擊碎了我的思緒；（特氏最近的詩，裏面多說到北京的大車。）這時候，只有眼前不遠的地方，火光在爆發着（燒轎馬；）在這火光之下，我看見了有許多孩子和大人，也許有老頭子在內，忙着鼓掌叫喊。呵，我明白了，他們是爲死人在祝福呢。

陰風，一陣陣清寒地吹過，宇宙和一切都消沉在冰冷的，凝結的，失望的陷坑裏。

一月十六日。

這篇短文剛寫完之後，我覺得關於俄國現代文學有簡單說明的必要。從九十年代起，直到歐戰時爲止，這其間二十多年，要以頹廢和象徵兩派爲最盛。他們從事創作的人，僅只歌詠刹那，讚頌美，死和女性；音韻特別講究，讀時彷彿如悠揚的，音樂的鳴聲似的。到了俄國這次大革命以後，未來派的詩人的理論和學說，都已有了相當的實驗的根據，創作也豐富起來。他們在形式方面，反對舊有的一切束縛，極力主張以土語入詩；在內容方面，他們反對空泛無著的哀歌，却努力於人生真實勇猛前進少壯的力的創造。以此，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這五年中，可以說是未來派代替了象徵派的全盛時期了。據新死未久的俄國大詩人，小說家兼批評家布留索夫說，該派有四大將軍：瑪至關夫司

基，珀司台爾那克，阿謝也夫，特別捷闊夫。特氏的著作，有光明的時候，總眼目，鐵的靜默，詩集三册。莫斯科，聽着！被死光具，戲曲兩種。

「淨觀」

子榮

日本現代奇人廢姓外骨（本姓宮武）在所著穢褻與科學（1925出版，非賣品）附錄「自著穢褻書目解題」中穢褻廢語辭彙項下註云，

「大正六年發行政治雜誌民本主義，第一號出去即被禁止，兼處罰金，且併表示以後每號均當禁止發行。我實在無可如何，于是動手編纂這書，自序中說，

「我的性格可以說是固執着過激與穢褻這兩點，現在我所企畫的官僚政治討伐，大正維新建設之民本主義宣傳既被妨害窘迫，那麼自然的歸著便不得不傾于性的研究與神祕洩漏。此爲本書發行之理由，亦即我天職之發揮也」云云。

著者雖然沒有明言，他的性情顯然是對於時代的一種反動，對於專制政治及假道學的教育的反動。我不懂政治，所以這一方面沒有什麼話說，但在反抗假道學的教育一方面則有二分的同感。外骨氏的著書，如關於浮世繪川柳以及筆禍賭博私刑等風俗研究各種，都覺得很有興味，唯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謂穢褻趣味，即對於禮教的反抗態度。平常對於穢褻事

物可以有三種態度，一是藝術地自然，二是科學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潔淨；這三者都是對的，但在假道學的社會中我們非科學及藝術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種，（其實也以前二者爲依據，）自己潔淨地看，而對於有不潔淨的眼的人們則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訓斥。

我最愛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人，因爲他們有一種非禮法主義顯現于藝術之中，意大利的波加屈（Poggioregio）與法國的拉勃來（Rabelais）可爲代表。波加屈是藝術家，拉勃來則是藝術而兼科學家，但一樣的也都是道德家，十日談中滿漂著現世思想的空氣，大渴王（L'abbé Lagrue）故事更是猛烈地攻擊政教的聖殿。一面建設起理想德勒瑪寺來。拉勃來所以不但「有傷風化」，還有「得罪名教」之嫌，要比波加屈更爲危險了。他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就異于冷酷的清教徒，他笑着鬧著，披著猥褻的衣，出入于禮法之陣，終于沒有損傷，實在是他的本領。他曾象徵地說，「我生來就夠口渴了，用不著再拏火來烤。」他又說將固執他的主張，直到將要被人茶毗爲止：這一點很使我們佩服，與我們佩服外骨氏之被禁止三十餘次一樣。

中國現在假道學的空气濃厚極了，官僚和老頭子不必說，就是青年也這樣，和批評心琴畫會展覽云，「絕無一幅裸體畫，更見其人品之高矣！」中國之未曾發昏的人們何在，爲什

麼還不擊了「十字架」起來反抗？我們當從執術科學尤其是道德的見地，提倡淨觀，反抗這假道學的教育，直到將要破火烤了為止。

幼小者的死

幽石

「楊旭初死了。」

寂寂的燈光下展開了剛纔接到從親戚家寄來的信，突然地跳進我的眼裏：這樣的五個字。

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新鮮的潔白的衣服，襯出那活潑的淺紅的笑容，帶走帶跳的步伐和星星般天真的眼光；這影像便印到我的目前——是去年夏天伊留在我腦中的影像。

是的，伊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人類所祝福的幼小者。

而現在……

這回不免又牽引了我的默想。

死！這是什麼意義？

一顆種子落在十裏，憑了磅薄於廣宇悠宙之間而又不可知的「力」，於是在這紛華的大地上出現了一株小小的嫩芽——這樣便是「生」了。在這嫩芽上面，有春風吹着，陽光照着，甘露潤着；期待他長出壯健的枝和葉，以充分地享受為他所具備的一切，不久你將看見，他會放出美豔的花來，湧出溫柔的香來，而且他會歡喜地向天上的白雲招手，他會親愛地對夜裏的繁星點頭……他的生命是融在青春的夢裏了。直等到他豐富的紅熟的果實作了報答這世界的禮品，便漸漸地來了秋天。灰色之神將催

老的符籙貼在他的額上，於是你將看見他只剩下了疲勞的枯枝在西風中顫抖着，在黃昏中瑟縮着。然而他將感謝地微笑，因為他完全地生活過了；他將靜候地微笑，因為死將給他以永久的安息了。是呵，是呵，這的死的意義——正當的意義。而且聽取詩人的宣示罷；

「世界的不漏的

因為死並不是一個罅隙。」

但是，善良的靈魂呵，試想：如果生命之翼，剛剛作勢要在他所來到却未曾到過的這廣大的世界上飛翔（這是「生」的意志）時，却來了不可抵抗的死，將他捉住，塞進墳墓裏去了。

這是可怕的悲劇！

至於像旭初這樣的女孩子，因為還沈浸在無知的朦朧裏，也許未曾感着那種恐怖罷；但誰能如「迷藏」的作者那樣讚美幼小者死呢？現在正是黑夜。那光明的盡是從客地過去了，繁複的世界便消失在這偉大的夜裏。好一個自然的安排呵！——當朝日的霞光在東方閃耀著時，夜的黑暗是不會來的。然而當生命的霞光在幼小者的額上輝映着時，却往往來了死的黑暗。……不幸的旭初！

十字街頭的塔

開明

廚川白村著有兩本論文集，一本名出了象牙之塔，又一本名為往十字街頭，表示他要離了純粹的藝術而去管社會事情的態度。我現在

模仿他說，我是在十字街頭的塔裏。

我從小就是十字街頭的人。我的故里是華東的西朋坊口，十字街的拐角有四家店鋪，一個麻花攤，一片矮癩鬍所開的泰山堂藥店，一家德興酒店，一間水果店，我們都稱這店主人為華陀，因為他的水果奇貴有如仙丹。以後我從這條街搬到那條街，吸盡了街頭的空氣，所差者只沒有在相公殿裏宿過夜。因此我雖不能稱為道地的「街之子」，但總是與街有緣，並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門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歡多事，缺少紳士態度，大抵即由於此，從前祖父也罵我這是下賤之相。話雖如此，我自認是引車賣漿之徒，却是要亂想的一種，有時想撥個凳子坐了默想一會，不能像那些「看看燈的」人們長站在路旁，所以我的卜居不得不在十字街頭的塔裏了。

說起塔來，我第一想到的是故鄉的怪山上的應天塔。據說瑯琊郡的東武山，一夕飛來，百姓怪之，故曰怪山，後來怕牠又要飛去，便在上邊造了一座塔。開了前樓窗一望，東南角的一幢塔影最先映到眼裏來，中元前後塔上滿點著老太婆們好意捐助去照地獄的燈籠，夜裏望去更是好看。可惜在宣統年間塔竟因此失了火，燒得只剩一個空殼，不能再容老太婆上去點燈籠了。十年前我曾同一個朋友去到塔下徘徊過一番，拾了一塊斷磚，磚端有陽文楷書六字，曰「護國禪師月江」，——終於也沒有查出這位和尚是什麼人。

但是我所說的塔，並不是那「翠塔波」，或是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的那件東西，實在是那望台角樓之類，在西國稱作——「塔圍」大衆歡迎的習見的音義譯寫出來——「塔圍」的便是，非是異端的，乃是帝國主義的塔。浮圖裏靜坐默想本頗適宜，現在又什麼都正在佛化，住在塔裏也很時髦，不過我的默想一半却是口實，我實在是想在喧鬧中得安全地，有如前門的珠寶店之預備著鐵門，雖然廊房頭條的大樓別有禳災的象徵物，我在十字街頭久混，到底還沒有入他們的幫，擠在市民中間，有點不舒服，也有點危險，（怕被他們擠壞我的眼鏡，）所以最好還是坐在角樓上，喝過兩斤黃酒，望著馬路吆喝幾聲，以出胸中悶聲，不高興時便關上樓窗，臨寫自己的九成宮，多麼自由而且寫意，寫到這里忽然想起歐洲中古的民間傳說，木板畫上表出哈多主教逃避怨鬼所化的鼠妖，踩在荒島上好像大烟通似的碑塔內，露出頭戴僧冠的上半身在那里著急，一大隊老鼠都渡水過來，有一隻大老鼠已經爬上好幾塊碑頭了，——後來這位主教據說終于被老鼠們吃下肚去。你看，可怕不可怕？這樣說來，似乎那種角樓又不很可靠了。但老鼠可進，人則不可進，反正我不去結怨于老鼠，也就沒有什麼要緊。我再想到前門外鐵柵門之安全，覺得我這塔也可以對付，倘若照雍濤先生的格言亭那樣建造，自然更是牢固了。

別人離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頭，我却在十字街頭造起塔來住，未免似乎取巧罷？我本不是任何藝術家，沒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頭的，然而又有點怕累，怕擠，於是只好住在臨街的塔裏，這是自然不過的事。只是在現今中國這種態度最不上算，大衆看見塔，便說這是智識階級，（就有罪，）紳士商賈見塔在路邊，便說這是黨人，（應取締。）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妨害。還是如水竹村人所說「聽其自然」，不去管牠好罷，反正這些閑話都靠不住也不會久的。老實說，這塔與街本來並非不相干的東西，不問世事而縮入塔裏原即是對於街頭的反動，出在街頭說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們的塔，因為他們自有其與大衆乖戾的理。總之只有預備跟著街頭的羣衆去瞎撞胡混，不想依著自己的意見說一兩句話的人，纔真是沒有他的塔。所以我這塔也不只是我一個人有，不過這個名稱是由我替牠所取的罷了。

給蜂鳴

李淑良

淡白的光影下，我們蜷伏了手足，
口裏歎着氣如冬夜之餓狼；
腦海之血循環着，永無休息，
脈管仍跳動顯出死之預言。
深望黑夜之來，遮蓋了一切，
恥辱，明媚，飢餓與多情；
地獄之門亦長閉着如古刹，
任狐兔往來，完成他們之盛會。

我願長睡在駱駝之背，
遠遊西西利之火山與地上之沙漠；
無計較之陽光，將徐行在天際，
我死了多年的心亦必再生而溫暖。
你！野人之子，名義上的朋友，
海潮上仇視之蛤殼與蘆葦呻吟，
將與情愛同笑在你之心靈裏，
或舞蹈在湖光之後，節奏而諧和也。
我愛你的哭甚於你的笑，
憂戚填塞在胸膛裏，露出老貓之嘆息，
你以為「冷風怒號，萬松狂嘯」
長天原野變成一片紫黛，如老囚之埋葬。
海深的世界之眼，滿濺着女人之淚，
任我們槳棹往來，荇藻生長，
惟太陽之光可使其乾枯在片刻。
但願既得之哀怨長為意識之同僚。
奴隸之奴隸，還帶點微笑，
兩手靠在胸後，似與人作揖，
捷克斯拉夫人之勝利與傲氣，
將到世界之終期而不衰歇。
欲出此羞怯之場所與煩悶之行程，
當學猶太人之四向奔競麼？
「一領袈裟」不能禦南俄之冷氣，
與深喇叭之戰慄。
這是遊獵者失路之叫喊，
深谷之回聲，武士之流血，
應在時間大道上之
淡白的光影下我們蜷伏了手足。

1922 Dijon